

二爸的罾

□庞雨

二爸家有罾。每当河里涨水，二爸便领着我和堂弟去河边。二爸扛罾，走在前面。我和堂弟一人肩扛罾网，一人腰别筲箕，跑前跑后，却又亦步亦趋。二爸在回水湾的岸边站定，将罾缓缓沉入混浊的河水里，双手拉着罾线，不声不响地等着。我和堂弟度时若年，等待几分钟，比听一节“坐飞机”的算术课还要长，悄悄催促二爸：好了，行了，拉得了。二爸收回专注盯着漩涡的目光，偏过头来笑笑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马上，快了。他边笑边向后微微仰身，迅速拉罾。我的心随之悬起，看罾露出水面。有时，罾里没有鱼，只几截水捞柴，满心遗憾，垂头丧气。有时，几只小鱼在罾里跳起、落下，又跳起、又落下。我的心也随之跳起、落下，又跳起、又落下，跌宕不已。堂弟高喊着，用罾网舀起小鱼，倒入我腰间的筲箕。我高喊着，用手捂住筲箕的口子，有说不出的欣喜与快乐。二爸难得地笑出声来，笑声爽朗：别得意，小心摔到河里去了。

大半天，大半筲，全是河里的小鱼，手指长短粗细，正好做面鱼

儿。拦腰一挤，清洗干净内脏，和米面、麦面放入新出的菜籽油炸。米面、麦面里调有鸡蛋，和着蒜粒、葱花、姜段，还要加入剁细的豆瓣酱和刚刚从地里摘回来剁细的青椒。炸至金黄起锅，撒一把鲜红的辣椒面，一把深褐的花椒面。入嘴酥脆，鱼香与辣香、麻香在嘴里纠缠拉扯，滋味万千。

二爸的罾是自制的。二爸是木匠，十字相交挂罾的木棍或竹竿的机关难不倒他，难的是织网。街上有网卖，有织网的线卖，网与线的价格悬殊。二爸舍不得出高价遭冤枉，明知织网是慢活、细活，却还是要自己织。我无端地想象：清晨雾气未散、晨曦刚露，二爸就爬起来，织他的罾；黄昏收工回家，夕阳落尽，二爸连脚上的泥也不清洗，就着最后的光晕，织他的罾；深夜，疲惫的二爸仍不睡，在油灯下揉着眼，织他的罾。一针一线，一行一列，不知多少个日夜，终于织成了自己的罾。

二爸织罾，只是一个例子；二爸的聪颖勤勉，在老家是出了名的。二爸成年，要学木匠手艺，想拜一亲戚为师，但亲戚已收了两

名出身不好的徒弟，被人闲话说立场不稳，不敢再收出身不好的二爸。二爸只得另拜一位“水木匠”（做木船的）为师。队上不许耽搁出工，二爸没机会跟师学艺，只好自己摸索，趁饭前饭后的空当跑去向师父请教。几年下来，二爸学会了做箱子、柜子、凳子、椅子等基本木工，还学会了起房架屋的高级木活，成为远近有名的木匠师傅，收了好几个徒弟。

罾，是件古物。《庄子·胠箝》篇：“钩饵网罟罾筲之知多，则鱼乱于水矣。”罾，在四川也是早已有之。陆游《入蜀记·第三》：“渔人依石挽罾，宛如画图间所见。”《新华字典》解释：罾，是“古代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”。其实，罾不只“古代”有，现代也有，至少在我小时候，二爸就有自己织就并用着的罾。

我记得二爸的罾，丝线闪闪，仿佛缀满星星；行列均匀，凝聚着二爸的细致与聪颖；疏密有度，适合在老家屋前河里捕鱼。我记得二爸扳罾捕到的鱼，短短的、小小的，被炸至金黄，入嘴酥脆无比。

天不假年，二爸已去世二十多年。我常常在梦里与二爸相遇，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场景：二爸扛罾走在前面，我和堂弟一人肩扛罾网，一人腰别筲箕，跑前跑后，却又亦步亦趋。

我还想与二爸一起去扳罾捕鱼，一起吃酥脆无比的面鱼儿。

春天记（组诗）

□周小鹏



邱凤姣 摄

要谅解这些细雨
它们虽然让多彩的花朵失去了颜色
却以另一种形式，替天空偿还旧债
我们是时候放下私心了
去领悟一朵花的生命轮回
看雨水漫过它们的脚踝
等待它们挂果
或者返青

所谓春天，就是允许
万紫千红在温暖中相拥
也允许，盘根错杂在黑暗中相认
不要抱怨一声惊雷
扰乱春天的节奏

春天，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

让我们安静地感受吧
在暖阳下，在春风里，在细雨中
倾听泥土松动的声音
看折断的树枝
在某个细微的清晨
依旧发出自己的新芽

◎三月，致麦苗

在南风的反复修剪中
长成一片绿色的修辞
我们都在学会长大，比如

身旁的那些稗草、狗尾巴、野豌豆
都在雨后，诉说着土地里
埋藏许久的雷声

它们用方言，大声呼喊着我的乳名
呼喊着我这个相爱相杀的老朋友
呼喊着泥土里沉睡的犁铧
我们从未在春天里灿烂
却在自己的浩荡天地里
成为彼此欣喜的风景

◎鹤鸽寺，钟声洗过的梨枝

鹤鸽寺的三月，梨花与山寺
共用一副春风的骨骼
暮钟淌过飞檐，在古旧的梨树上落座
一群远道而来的游人
安静地立于朴素的院内
集体观看一场白色花瓣的诵经

那些无人清点的白雪，写着
鹤鸽寺的前世与今生
时间蜕下空壳，在鸟鸣的回响里
删繁就简

山寺前，暮色的夕阳
为石阶的旧痕敷上新的膏药
晚照中，村庄和田野
渐渐沉入，幽深的禅意
和巨大的安详